

說  
文  
釋  
例

說文釋例卷九

展轉相從

有一字展轉相從而總爲本字者。麗麗或域之類。兩字爲一者。已見分別文篇矣。若夫厶卽肱也。加又爲𠂇。再加肉爲肱。口卽垌也。古文加口爲同。或體加土爲垌。廬。𡩺也。加皿爲盧。再加畱加缶爲𡩺。𡩺。興升高也。或體加卩爲𡩺。再加辵爲遷。登也。音義不異。是一字也。甘象形。加丌爲其。仍象形。再加竹爲箕。則會意也。网加亡爲罔。再加糸爲罟。巨

規巨也。加矢爲矩。

說文無矩。部。從之。

再加木爲渠。審加又爲𡿨。

再加土爲壑。是皆三字總爲一字也。

有展轉相從而卒歸於本字者。以拱手也。

依一切經音義引。

加廿

爲共。同也。再加手爲拱也。扃卽臂也。加殳爲殿。擊聲也。再

加骨爲髀。則扃之或體也。亦卽掖也。加夕而省亦爲夜。再

加手爲掖。仍是亦字也。自借亦爲因端而及之詞。遂與掖

異訓。且俗作腋字。以爲肘腋。又與扶掖異訓。而唐之左省

爲左掖。尙如本義也。與古賁字。貴字從其聲。而加艸則爲

蕢也。與古終字。加久爲冬。再加糸則爲終也。與古廩字。加

禾爲稟給之稟再加广則仍倉廩也。宀覆也。玉篇曰。今爲

冪冪卽巾部幘字也。冥從宀聲。幘又從冥聲。束木芒也。加

刀爲刺。

爾雅釋草曰。萊刺則借刺爲束。

再加艸爲刺。卽同束也。況乎蒺藜

也。蒺藜也。雖萊楚革切。古必無異聲。亦未必以艸木爲別

也。因部說云。或說曲。蠶薄也。加玉爲圓。散曲也。再加艸爲

藶。藶薄也。谷口上阿也。加下爲卻。節欲也。再加口爲啣。則

谷之或體也。置界也。加弓爲彊。弓有力也。再加土爲疆。則

置之或體也。𢇛引也。加林爲樊。驚不行也。再加手爲樊。則

𢇛之或體。卽今攀字也。以上皆閒隔一字而卽歸本字者。

也。无气，并不得息也。與詩亦孔之僂同義。加心爲忤，再加

又爲愛，再加人爲僂。此義許君未言先，首并也。加先爲兢，銳意也。

再加曰爲替，曾也。再加竹爲簪，則先之俗體也。以上皆閒

隔二字而乃歸本字者也。且說解中亦有之。王部說曰：挺

生爲壬，是謂壬卽挺也。加彡爲廷，再加手爲挺也。讀若

呵，可從聲。呵又從可聲。案說文無呵字。玉篇廣韻皆云

呵同訶，又收之。三十八箇中云：噓氣竊謂之亦當訓曰噓

氣。噓，吹也。ㄣ下云：氣欲舒出，ㄣ上礙于一也。然則之從反

ㄣ，是已舒出也。與噓氣意合。以上二字則說解所見正文

無之也。

又有許君所不言而竊推測得之者。舁下云共舉也。加車爲輿。再加手爲舉。對舉也。唐韻舁舉皆以諸切。是一字也。雪下云所依據也。急下云謹也。隱下云蔽也。然孟子隱几而臥。趙注隱倚其几。檀弓其高可隱也。鄭注隱據也。是皆依據之義。與雪同也。邕下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也。加佳爲𨾏。𨾏渠也。再加广爲廡。辟廡也。韓詩說圓如璧。壅之以水。與水邕成池意合。詩禮又借用作辟𨾏。則三字皆通用矣。互爲𨾏之古文。加心爲恆。說文在二部。從心從舟。再加木爲𨾏。

也。𠂔下云。𠂔盧飯器。加大爲𠂔。相違也。再加竹爲筥。則𠂔之或體竊意三字固一字也。𠂔象形。𠂔加大。大者蓋也。昏禮鄭注之筥簠。方言作去箴。皆卽𠂔盧也。漢書蘇武傳。去中實而食之。顏注。去謂藏之也。五行志。乃匱去之。顏注。去藏也。史記周本紀。亦曰櫝而去之。雖訓𠂔爲藏。與𠂔爲器名小異。然以靜字作動字用。古人往往有之。檀弓。子手弓而可。是以手爲執也。公羊傳。吾爲子口隱矣。是以口爲叩也。陳遵傳。則曰藏弄以爲榮。字又加升。升說文之𠂔字也。箕之古文𠂔。亦從収。緣是器械。故収執之。若𠂔第以相

違爲義則何以從収乎。𦣻下云頸飾也。加女爲嬰再加糸爲纓冠系也。此乃男子之纓儀。禮士昏禮親說婦之纓則女子之纓也。鄭注其制未聞。又樊纓之纓鞅也。鞅頸韎也。凡名纓者皆在頸則女子可知也。恐𦣻卽纓之古文也。鄭注昏禮曰蓋以五采爲之。然則卽以之系兩貝矣。𦣻下云專小謹也。專句絕謂專同事也。專下云六寸簿也。特以其字從寸。故舉其僻義也。壹下云專壹也。則通義矣。𦣻下云壹也。玉篇則云專一也。是專𦣻三字一也。而專下之紡專則𦣻之古字。𦣻下之𦣻𦣻則重言也。卽玉篇所謂可愛

之兒也。皆引伸假借之義。

五經文字引跨字。說文作𨇗。以跨爲經典相承。案𨇗跨步也。卽以重文爲說解。加大爲𨇗。再加足則𨇗矣。張氏所說與說文例合。集韻四十禡以𨇗爲跨之或體。

𨇗部說云。變也。從到人。部中化下云。教行也。則與匕異義矣。鬼部𩑦下云。鬼變也。似卽匕之分別文。其云變也。同而加鬼字者。以字從鬼也。然人不可到。到之則是化去矣。孟子所謂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化卽此匕。變匕則變匕而已。何鬼之獨異乎。

医盛弓弩矢器也。引國語兵不解医。今國語作翳。韋注翳所以蔽兵。玉篇医所以蔽矢也。羽部聖下云以羽翳自翳其首。則翳自有隱蔽一義。然毆從医聲。別爲一字。翳從毆聲。則與医同字。

口同也。韋從口聲。圍又從口。韋聲。云守也。案楚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然則圍亦口之近字也。

### 母從子

六書通以兩從从也。而曰部首。母也。部中字。子也。从屬入部。而兩爲部首。不當從之。原文更不可通。約略改之如此。案此亦用心之

端然說文主於分別有從之者卽立爲部首無從之者則不立爲部首原不以母子爲拘拘也若立从字爲首而兩字屬之則兩兩二字將何所屬乎夫五百四十部首母從母者致多而母從子者亦時有之恐人誤聽閔氏之言以是致訾於許君故采錄焉辱從辰部之辱聲從支部之勢哭從狀部之獄址步皆從止部之少行從彳部之示商從入部之內異鼻皆從丌部之舛史用皆從丨部之中皮從爪部之爲教從子部之孝𠂔從臼部之百豈從彳部之微會從八部之曾覃從口部之回

然非也回爲正文小篆改作回則不象形矣覃之回

第象城章之重耳原非口部之  
回從回二字當刪而篆放此  
東從弓部之弓毳從米部

之巢瓠從大部之夸宮從呂部之躬癢從夕部之夢卯從  
冂部之身丸從厂部之仄危從厂部之𠂔長從儿部之兀  
能從巳部之目卒從干部之羊奢從白部之者頻從林部  
之涉鹽從臥部之監戈從厂部之弋戊從丿部之乚風從  
二部之凡黃從火部之炆金從亼部之今然則母從子者  
除兩從从尙有三十六部不爲少矣況兩下不云從从則  
从下之兩從此一句其爲後人羈人不問可知何彼三十  
六部皆不譌閔氏皆未之見獨見此一部之譌文邪爲字

言二卷七 二 三  
學而讀說文猶之經也。尙且如此。艸率宜其書玉石雜糅也。且兩從此之爲後人加也。試舉隅以明之。厂下云虎從此。玉篇曰虎身從此。而曳字從厂義兼聲。少覺深曲。卽不知舉之也。莧下云寬從此。罾字隱僻。卽不知舉之也。是知此類語皆讀說文而粗淺者之所札記。我尙不屑爲之。而況許君乎。蓋作書自有體裁。脈絡必須貫通。莧下云凡莧之屬皆從莧。而寬罾下皆曰莧聲。互相筦攝。莫不賅備。乃贅寬從此一語。掛一漏萬矣。設從之者有數十字。將一一舉之乎。然幸兩從此之箋於从下也。若徑箋於兩下。孰能

辨其僞乎。

說文與經典交易字

樛木也。丑居切。案此幽風采荼薪樛之樛也。又曰樛木也。以其皮裹松脂。讀若華。或作樓。案此今人貼弓之樛皮也。玉篇樛。敕於切。惡木也。七月毛傳同。樓胡霸胡郭二切。木名。樛。

同上。廣韻九魚。樛。丑居切。惡木。四十禡不收樛。而樛樓亦分收之。集韻四十禡。以樛樛爲一字。佳部雇。或作鶚。此樛讀若華之證。華古音盱。與戶雪疊韻也。楚詞大招。朱脣皓齒。婢以嫋只。王逸注。嫋。好貌也。廣雅則曰嫋好也。此亦嫋。

零古今互易之證又廣雅卷一嫪嫪妬也卷五嫪嫪也則  
是以嫪嫪爲一字亦可爲旁證邑部鄠右扶風縣名胡古  
切玉篇鄠地名呼古切玉篇兩收鄠一在鄠字上注同說

文一在邲字上與說文次第同注云呼土切魯地名廣韻  
十姥侯古切內收鄠字云縣名在京兆府本夏之扈國秦  
爲鄠縣也呼古切內不收鄠字案玉篇廣韻音切鄠與鄠  
疊韻恐卽是一字故廣韻不再收說文之收亦似後人附  
益故云地名說文不言某名也玉篇兩收尤爲駭異殆亦  
嫪嫪一字之比。綱目集覽樛里子下引索隱曰樛當作

棹音據案此說與說文篇韻皆合而汲古閣刻索隱單行本未見此語

職下云記微也是經典識字義也論語默而識之多見而識之是也識下云常也一曰知也是經典職字義也釋詁職常也是也蓋知識主發猶云神以知來心火藏陽也開竅於口故識從言記職主納猶云知以藏往腎水藏陰也開竅於耳故職從耳經典中互易之不知始於何時然尙有存者楚詞九章章畫職墨史記屈原傳職作志莊子繕性篇心與心識釋文向本識作職云彼我之心競爲先職

矣。是其徵也。說文所用職識字，亦盡爲人互易矣。然亦有存者。史部說曰：記事者也。故事字卽在部中。曰職也。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也。讀說文者，以職事爲恆言，誤解事職也。之職爲周官大宰之職，之職幸得不改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箋表職書也。呂氏猶作職。而今說文反作識。此後人改易之明證也。顧鈔小徐本：此部紫職也。大徐本作識也。此亦宋槧猶存本文也。艸部蔭下云：黃蔭職也。亦本作識。而今改之。夏小正采識可證。校者以釋草職黃蔭，臆揣說文無職，則偏旁爲後增，故改識爲職。

以合之不知廣韻作識雖加艸猶從識也巾部微幪下皆云幪也說文無幪小徐韻譜微幪下皆云識也左昭二十一年傳釋文引微識也士喪禮注故以其旗識識之案上識字卽幪字下識字訓記今禮記少一識字然則不通之人改易經典不可究詰明非許君立異也

拏牽引也案此紛拏之拏也典籍多作拏拏持也一曰誣也案持也一義卽玉篇拏字注之手拏也誣也一義卽女部掩下所云誣拏也

大徐作拏以今字改之

廣韻賢掩也廣雅賢掩

拏也其意已如今義也唐韻拏拏兩字皆女加切非也拏

當如玉篇女豬切餘詳句讀

辛部童下云男有皐曰奴奴曰童人部僮下云未冠也韻會曰說文童奴也僮幼也今以僮幼字作童童僕字作僮相承失也後漢書循吏傳童恢章懷注謝承書童作僮然則姓尙可以改易何況其他

禾部種下云執也種下云先種後孰也稭下引詩黍稷種稭今詩作重省形存聲也設本不作種何由省之而作重乎周禮內宰釋文種本或作重則知周禮與詩同也又曰案如字書禾旁作重是種稭之字作童是種殖之字今俗

則反之。

沈屢醋酢。憮煤。綬霧翰。此五偶皆已見句讀。

列文次第

敘曰。同條牽屬。共理相貫。此謂五百四十部之大體。以義相屬也。又曰。雜而不越。據形系聯。此謂五百四十部之小體。以形相屬也。而卷首一部說云。道立於一。卷末亥部說云。亥而生子。復從一起。且寓循環無端之義矣。而楚金部敘。但據義。段氏注部首。又但據形。皆蔽也。至於每部列文。自有條理。與部首反對者。必在部末。又部之干是也。若無

從尸之字則亦必在尸部末矣。疊部首爲字者必在部末。耳部之聃聃是也。且可知示部終以祿不得復贅禁禪二字。十部終以廿不得復贅計字也。至於部中字之先後則先實後虛。先近後遠。諸大部無不然者。其或無虛實遠近之可言。則以訓義美者列於前。惡者列於後。如言心等部是也。艸部有變例。三姑舉之以爲一隅焉。莊字居首者。凡上諱皆在首。以尊君也。故不復解其義。段氏謂竝字不出非也。以下列麻字者。亦變例也。字旣從麻。不得入之瓜部而注之曰從二瓜。從艸。雖有麻字。而以微弱爲訓。其從二瓜。乃譬況

之詞是虛字也。𦵏卽瓜固實字也。說文之例實字爲部首者可以收虛字。虛字爲部首者不得領實字。故不能立𦵏爲首而列𦵏於其下。是以特列艸部之首以表其爲變例也。芝以下三文瑞物也。夢以下十二文嘉穀而閒以稂莠也。自蘇至蕒皆菜。自萃至蒹皆艸名也。自芽以下則虛字矣。直至𦵏字皆論艸之榮枯也。而苑藪閒廁其中者。毓草木之所也。自苾以下八字仍承上義。特集香艸於一處。惟芟字不與薙字相次爲可疑。自苻至茵皆艸之用。而菜蔬亦在其中。惟菜字在前不次耳。自芻至蒸皆馬艸燒柴也。

菌蕕斲三字。太艸義太遠。故在末。芄字亦當在此。不當在卉字下。蕉字當與葩字相次。蒜字當與蘆蓼相次。蓂字當與苻藉相次。皆不應在此。而卉字當殿全部之末。不應此下。又有兩字也。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從艸。此例爲它部所無。故其序字也。再以實字起。小徐失此區別之詞。而於虛字之後。再序實字。則失次矣。自芥至藟。皆艸名。菜名。芑字不與藟相次者。以有從艸之異也。自葆以下。言艸茂草。藪皆微物。藪字去艸遠。春字當在部末。蓀字不應在其下。或後人亂之。藪字則茂堂明辨之矣。○說文校議曰。左文

五十三重二大篆從𠂔。小徐無此條。他部亦無此例。許君敘言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則大篆卽籀文也。乃左文蓬籀文省作𠂔。從𠂔之言。竟復不驗。他部次字。以類相聚。審觀左文。則𠂔篆前都有此類。顯非原次。此條必校者輒加也。議刪其說。𠂔字也。曰。依說文大例。𠂔字當在部末。今𠂔後復有𠂔。𠂔及左文。必舊本脫落。校者據多本補收也。筠案果據多本。則其本亦當類聚。卽照標逐膾一過足矣。何必使多者續於後邪。又疑𠂔不從𠂔。尤誤。此五十五字者。無論正文重文。一切從𠂔。苟夾一從𠂔者於中。轉似其餘不

從艸且漏一不從艸之華矣推其所以區別之由良以它部籀文未有如此之多者此既連篇累牘故變例以表之且省餘文鍊橋屢言重文例得見注中於此乃疑之乎兩字爲名之物必使相從如玲璫二字相連是也然有一字而爲兩物之名者則不使相從亦所以醒人目也如薏苡一物也苡苡亦一物也而薏苡苡三字各在一處者蓋薏爲薏苡之專名苡爲苡苡之專名苡字則華盛爲專義故各從其類列於三處

卒部最爲明了首畢字者司察而捕之也得則執之矣故

受之以執既執則入之獄故受之以圉匿情則支擊故受之以𡔷惟訊籀在論報之先而先報後籀爲不合耳而玉篇亦如是且𡔷字在部末尤不合也

浪下云滄浪水也而滄以寒爲正義故別與泅滄也漚冷寒也類列廣韻十一唐浪魯當切滄浪水名唐韻亦必有此音大徐用其來宕切者用爲波浪既久漫然引用不加察也尙書滄浪之水傳疏無說周易爲蒼筤竹疏謂竹初生之色案蒼謂其色青白則滄浪亦謂水清也吾鄉諺語曰蒼蒼連語祇以聲爲用故可顛倒韓昌黎詩多有之非生吞活剥以就韻也

物能統事不能統物有物而後生事也故部首屬物者

部中有言事之字。部首屬事者。部中無言物之字。如日月。物也。部中字無一非事者。手足物也。掌。拇指。拳。擊。居首。蹠。跟。蹠。跖。居首。仍是物。以下則皆事也。兩部之末。羣。搆。及。路。又是物者。乃因手足而生之物。非手足之本物也。不。事也。部中字無一物。乃行亦事也。而術。街。衢。衝。術。皆是物者。詩曰。示我周行。行卽路。本是物也。惟一字所統者大。故天吏皆在其中。不與它屬事者同。其它偶有變例。各隨文說之。

酉部次第甚明。劃雖有數字不合。然大局不誤。或尙未甚

倒亂也。蓋許君本謂酉酒一字，故酉部之首先列酒字。部中說解之從酉，皆卽從酒也。作酒必以麴，故醱醢先焉。有麴卽可釀矣。故醢釀次之。釀之則熟，故蓄次之。旣熟必蓄，故醢醢次之。蓄之則分名目，別色味。自醢以下十一字，皆酒名也。自蓄以下四字，依小徐補舍字皆酒味也。自醢以下三字，皆酒色也。於是可飲矣。自酌至醢，皆飲也。飲則或樂或亂，或致病而謁醫，故自醢至醫十二字次之。蓄下說專主乎祭事以爲言，故特記於酒事旣畢之後。而酢醬之類，皆藉酒而成，故竝在酒事後。醢訓雜味，而醬醬則義闕，故

段氏不又將改之乎。  
殿焉惟其中醑不與醕類列。醴醑皆一宿酒而不類列。醕  
爲薄酒與醇醪等字相反而不類列。醕爲黍酒又不與前  
諸酒名類列。醕訓釀祭而不與蓄類列。恐係後人亂之。然  
玉篇亦無大異。但少收醕字。無從知其改逐之迹也。○醕  
字段氏依玉篇改爲醕。案兩書不必盡同也。如髟部髻說  
曰茸省聲。玉篇果作聿不省。今髻字依顧氏刪艸。不將於  
聿字依顧氏增艸乎。且耐下釀上之醕。訓曰濁酒也。玉篇  
作醕。莫公切。亦曰濁酒。幸而後增雜字中有醕字耳。不然  
段氏不又將改之乎。

邑部列字失次殊不可解。竊謂自邦至鄙皆統名也。以之冠首。自是以下。似當先錄三代時國名。以漢之郡國繼之。而依地理志序之。其縣邑鄉亭各附所隸郡國之後。其第云地名者。蓋不知所屬者也。概列於末。而鄙之爲外夷者終焉。今本絕無眉目。豈許書本眞乎。

周官肆長云。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此二句卽許君列字之律令也。

### 列文變例

許君之列文也。形聲字必隸所從之形。以義爲主。

也。會意字雖兩從，而意必有主從，則必入主意一部。此通例也。顧說文以字形爲主，形聲字一形而其形或與字義乖隔，會意字兩形或竝與字義乖隔。蓋許君記字之時，去倉頡造字之時已二千餘年矣。古義失傳，胡可詳究？此例之所由變也。其形旣然，卽第以形附麗焉。諸大部有倫理之字多，故附其義遠者於末，猶易見也。若一部數字者，第見爲雜亂而已，不知乃體例所拘也。故擇字之不與部首比附者，具說其意，俟覽者正焉。

艸部齒糞也。人不食艸。安得糞中有艸。此借艸以會意。特取其蕪雜意也。

八部余曾尙詹余五字。與今部說解八象氣之分散相合。與八字本義絕遠。許君蓋無如何。凡無實義之字爲部首者。大率類此。

𠂔而從口是山猶有口也。其爲引伸太遠。故居部末。

本部自𠂔

以上皆人之口。嗽嘆昏則不用口矣。故以之結尾。自喉以後皆鳥獸之口矣。故以使犬之喉領之。而局𠂔直無本意。故在末也。

疋部𪔐𪔑二字。皆會意而兼疋聲。則以𪔐入囟部。𪔑入爻

部可矣。雖𠩺所從之爻，由形得意而非本義。

爻部爾下云其孔爻亦由

形得意謂其孔竅麗爾也。

而所從之疋亦由形得意而非本義。部首說

解有足雅胥記四義無通意也。況𠩺下既云門戶疏窻

此

字在穴部疏窻者疏通也。段氏誤以窻爲囟之俗字。

矣。乃不曰從囟而曰囟象𠩺形。

此語殊不可解。囟下已云象形，於此不須複說。又嫌於囟

不成字。且𠩺卽是囟，不幾於囟象囟形乎？余於此部多窒

礙，當問之。

本部祇三字皆所蒞切。此部亦祇三字皆力軌切。

𠩺下云衆口也。故𠩺以下四字訓聲訓呼，聲從口出也。若

器字第說之曰象器之口，不復言從𠩺。器无聲也，卽其從

犬亦不可解。古義失傳。許君亦望文爲說而已。字隸部而不從其義。故在末。或謂當依八分書作𠂔。妄也。變犬爲工。猶因作回。變大爲工。幸幸變天大皆作土耳。此自是隸變。不可以說篆文。周公望鐘銘作𠂔。散氏盤銘作𠂔。𠂔皆犬形也。又周一觚一鼓有𠂔。𠂔字釋者以爲器字。似未確。

谷部。𠂔下云從谷省。象形。案第當云象形耳。谷之與𠂔。各自爲物。不相及也。省谷爲𠂔。再省始爲𠂔。亦不當徑云從谷省。何不用鳥部例。

喬蓋無可隸之部不得已而入商部也。其字從矛而其義爲錐。大小不倫。不得入矛部。然又非聲。不得不曰從矛。且字在商部而不云從商。從矛者。竝非從商也。錐之穿。豈有言語之義。因穿與入意同。商從內。內從入。遂展轉而從商。字遞從之入字耳。卽不然。入內也。內入也。兩字同意。喬亦從內意耳。總於商字無涉。小徐作商聲。則非。意兼聲則可。而在某部卽必言從某。乃定例也。然則何不入矛部。不較爲易解乎。惟其商字尤難解。斯必入商部。它部多有此例。許君非曰因難見巧。正所以極表其無如何也。商字亦

由商所從之內生義故說曰從外知內也猶贅下云敖貝  
猶放貝亦因敖從放也。今人息錢猶曰放債而壬部望下云壬朝廷  
也則轉以加反爲廷而得是義也一減一增是又假借之  
兩門矣。

諄者競也。諄字何以隸此部。將無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有  
爭自濯磨意邪。小徐通論下篇有諄字。或亦說文本有而  
今挽邪。壽疾言也。則亦爭競意也。

𠂔部收對字。乃𠂔嶽相竝出之意之引伸也。以說解無方  
二字知之。然此字似當入口部。從𠂔則無方也。從寸則有

法度也。乃便唯謹之意。又案羊嶽未見它書。似與樓柞鄂也之柞鄂同意。乃連縣字。形容之詞也。凡艸木叢生。必爭高競長。博古圖對字。從土不從口。是知漢文帝初非杜撰。

美部僕苟入之人部。而曰從人從美。美亦聲。於文甚順。惟其意重美。故入之此。

爨部收爨字。義全無涉。特以形似而附耳。旣云血祭。安所用爨乎。又案血祭二字。極爲斟酌。孟子趙注。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爨。因以祭之。曰爨。則望文爲義矣。而公羊傳十九年傳。叩其鼻以血社。又前乎此矣。夫爨鐘。爨鼓。爨器。

猶可曰以血塗之。豈春官天府釁寶鎮及寶器亦可以血塗之乎。故知許說是也。重器必祭而禮異人鬼。故用血。營而無牖。熟至於釁之爲隙。以聲借。非以義借。不必附合也。鐘鼎文借釁爲釁。又將何以說之乎。

門部說云。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門之形。案止部有少。而𠂔部卽云從止。少步部卽云從止。少相背。𠂔部有𠂔。而𠂔部卽云從𠂔。𠂔其不爲部首。而在本部中者。如𠂔部有𠂔。而𠂔部有𠂔。在其中。則曰從𠂔。𠂔午相承。𠂔部有𠂔。而𠂔在其中。則曰從𠂔。𠂔相交。以此推之。則𠂔部有𠂔。而門承

其後亦曰從𠂔從𠂔可矣。而不然者，此特以形似而綴集之。其義則不相涉也。止少皆足形，𠂔則左右箕張步則前後接武，𠂔一義合而爲𠂔，推之夕ノ兩部義皆相成。故說解亦取其義，惟𠂔爲𠂔據𠂔爲𠂔，持與戰鬥不倫，故亦別爲說解。此敘所云據形聯系也。孝經諫諍章釋文以爲兩𠂔相對九經字樣亦引說文從二𠂔則與門從二戶𠂔從二臣一例似𠂔部本無𠂔字後人加之。

支字以竹枝爲正解，其云從手持半竹第以解字形耳，而所屬之𠂔下云持去也，與持半竹之持相黏合，太回穴矣。似𠂔當以箸爲正解，乃與支相比附，箸下云飯𠂔也，汲古

本從攴作敼此由後人別作敼字訓箸而以敼專爲傾敼之敼器也。今人誤用敼或讀者誤謂敼敼不同乃改爲持去邪。

又吾鄉以箸取食品謂之敼或持去卽指此邪。

聿部收筆字與其字在箕部正同蓋皆一字也經典之用此四字也各立門戶竝無此強彼弱之分而許君以其爲箕之古文不以筆爲聿之重文者以音辨之也經典讀其如姬如記者多有而聿筆異讀故聿下云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筆下云秦謂之筆。初學記引此四句亦連合爲一惟弗作拂爲其詞相連而及以見其爲一物而以謂之別其爲不同

音也。律亦從聿而不入此部者。此名以音不以義與弗同。例又案從聿諸字皆書寫續畫之事而聿所從之一又是聲非義則聿固早是筆形且字作聿亦當是手持半竹與支同體特顛倒之耳。所以次於支部後恐又持巾之說亦不必然。


臣部臧祇以形附義全無涉。

莊子臧三耳則是臧獲之謂與臣義合然許說曰善也初

不取此爲說

支下云小擊也案尙書扑作教刑說文無扑字支卽是也又手一物下有在上在右之別耳其器名支以器擊之亦

曰攴故部中之字卽從器義不從擊義且或第從攴取義  
牧字亦不主於擊特其器不可少耳惟字從攴故許君以  
擊說之。或問楷書攴字荅之曰今人以攴爲正以攴爲  
俗誤也說文所收之小篆皆從攴古文籀文皆從攴攴卽  
攴之變文也攴變爲攴者如旌旗從攴乾從攴楷皆變  
攴爲攴也又變爲攴者如丈篆作攴與攴篆作攴異今又變攴而  
連書於十之下也豈可斥爲俗乎且楷從攴者有鼓敲毆  
三字不必尊古籀文而改爲鼓敲毆也它字皆從攴卽亦  
不必尊篆文而闢古籀文也或有力辨變當作變者則更

今作更豪無景響何不聞其力辨之也推其致誤之由則以篆生隸隸生行行生艸三語註之不知李斯作篆王次仲作八分程邈作隸兼助李斯作篆皆始皇時人是知篆隸八分猶之兄弟而古籀文乃其祖禰人之貌有似其父者亦有不似者既不以支之不似其父者爲非其子更不得以父之似父者爲非其子也雖然此就說文論之耳若鼎彝銘文從支者皆作仍從古文卜字則今人之說亦有理然楷已變篆而欲正篆之誤乎卽如於字能使之象鳥形乎猶之此矣

竹君小徐本古籀文亦作支

臼部中字無一與部首相合者。此又許君無如何也。部中字之說解皆曰詞。故說臼曰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聊爲黏合。夫天門常開。地戶常閉。鼻不司詞。口不司氣。而百字更不可訓以詞也。則用自由也。之說而曰從一白。又曰數十百爲一貫。相章也。以釋從一白之故。蓋漢錢一緡與今同法。一百者一貫之所自。每百爲之區別。厯厯章明也。然古之刀幣。必不能十百爲一貫。蓋古義失傳。許君聊以漢制說之耳。○說云省自者。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也。段氏謂上從自省。下從口。愈證成許君語病矣。許君

所以言此者爲部首是鼻而部中字無一從鼻義者聊爲此說以統攝之然殊不必如自部祇一𠂔字而說其義不說其形夫下半之𠂔非字誠不可說並上半之從自不出者𠂔不見之義與鼻無涉也竊揣自𠂔之本形蓋作𠂔𠂔上狹而下闊乃鼻形中則鼻上紋故多少皆可它書有作𠂔者未始不象形不可以下半爲口。玉篇不立自部部中字檢之未得惟者字在老部乃以楷書相似隸之全無義矣。

羽部翟下云山雉尾長者是佳爲主義羽爲從義當與雉

同入佳部。不比翡翠翬之諧聲。不得不入本部也。特以其尾長與部首下長毛之說合。故隸之此。佳部說曰短尾。則不合也。然鳥訓長尾。佳訓短尾。亦就字形言之耳。雅雝尾皆不短。雝尾尤長。皆從佳也。鴛鴦鶴鷖水鳥之屬。多短尾。皆從鳥也。且佳部之雞雛雕雁雉翟雁鴈其籀文或體皆從鳥。鳥部之雛鷖鷖鷖鵠鵠其古文或體皆從佳。豈尾在短長之間。可以任人指名乎。至於雝鵠則訓曰肥大。固當無論其尾矣。又案羽部翰翟翡翠翬五字外無鳥名。而翰翡翠皆以青羽赤羽得名者。翬則五采備者也。將無翟之

羽亦有異故特隸羽部邪翬翟皆古夫人之上服亦或以此。




嬰不用羽爲之而其用與翬相似故在羽部末。


雀部雙字三義皆與從又持雀之說不合小徐所言略相附屬案玉篇以翟舊繼雀之後皆鳥名也雙殿於末其義遠也或說文原次如是而顧氏從之也。

鳥部祇鳥焉二字下半本同不云從鳥省而祇云象形極得變通之道雖此三字各有從之者亦可分爲三部說文一部一字者凡三十七部矣何獨於此合之合之而又不

相從乎貴之也。故於焉下發其旨。而朋燕二字牽連及之。如或燕字下半亦如鳥。則亦必入此部。不使之一字爲部矣。乃或因焉亦是也。句連上論燕字之後。遂云焉燕同字。果爾則何不列燕於此。而使別爲一部乎。且此文以凡字領起。而以故皆象形結之。彼固句讀不知也。獨是焉亦是也。許君終不能言其所以可貴。如羽蟲之長云云者。而第以例推之。謂凡象形者。卽必有可貴云爾。宜夫已氏之目眊也。

華部畢字。第以形附。玉篇在部末是也。

車部寔於小謹之意太遠故在部末玉篇反在惠字前何也將無車馬之鼻乃正義邪又案說曰車馬之鼻是謂車字爲兼象形之指事今穿牛及橐佗之鼻者以大頭木穿其鼻而繫木之小頭以繩繩形也鼻形也則木形也乃車之固是事也

豐器名也部中之豔則從豐引伸之義故再說豐曰大也部主杏二字皆以形附

丹部彤下云丹飾也此字飾意重當入彡部彤字與彤同意固在彡部不在青部矣然如持一佳爲隻二佳爲雙秉

持一禾兼持二禾說解中明言之許君非忽略也。隻在佳部。雙在雥部。兼在秝部。至爲的確。而兼獨在又部。不與彼三字一例。而與彤字一例。不歸所重之部。豈偶然變之。以示會意字不必盡分主從邪。抑許君偶忽之邪。且彼四字者。本皆以又爲主。而其所以分別。則在乎一二。故轉以禾佳爲主。亦變例也。又案兼以禾爲主義。彼有遺兼是也。兼者不必是禾。以又持二禾表其爲兼而已。故兼持一禾之語在兼下。特以證成兼字之義。而非謂兼果是一禾也。兼者把也。刈禾之時。一把當有數十莖。豈止一禾而已。故

秉下云從又持禾不云一禾也。

靜字從青殊難索解既無可隸之部許君第以形附諸君曲爲之說是塗附也。

井部荆剗二字皆從井引伸之義蓋荆法與剗業者必皆井井有條理也又案訓井爲法以說荆從井之意則與刀

部荆字大異。

刑者到也到者殺也刑部慎刑司豈可謂之殺部殺司乎荆卽所謂律例

也刑法志當用此今刑部印文作荆是也其意重井改邑不改井刑法亦精密森嚴不可改也從刀舉其最重者言之五刑五流五罰皆在其中也故說曰罰舉也原其意而

補之非真以罰釋刑也。段氏謂刑系諸執法者是也。而其說不了。○初學記政理部刑罰篇曰：春秋元命包曰：刑者例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言爲罾，刀守罾爲罰。罰之言內也。陷於害也。一切經音義分別業報略集引春秋元命包云：刑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慎以全命也。初學記注中亦有此句。故字從刀從井也。鈔案：元應所引元命包與徐堅所引說文全同，而引說文之前固先引元命包，則說文曰三字或徐氏誤記，或傳寫誤增也。其說

罰字亦異於說文或亦出元命包乎許君之言平正通達

苟非字形與字義不相比附者

如持刀晉罵則應罰卽是

一有纖仄之

詞吾卽疑爲後人竄易不得見它書中此等謬語遂取以

補苴說文也

漢石經論語君子懷刑是懷法也德荆之分猶之祖述憲章耳今本作刑是畏死也

△部舍字以形附說曰從△中

逗

象屋也△乃棟宇及梁

之形中卽艸也市居日舍不過茅茨也又日口象築也築

謂牆之四周也經言築城築園築室皆謂牆又案魏三體

石經遺字作余從口余聲然則舍當入口部從口余省

聲矣然余字固從八舍省聲也或魏人率意加兩畫乎

博古

圖晉姜鼎命字釋爲  
余則舍當從命聲

倉部𧇲以形附說曰鳥獸來食聲也玉篇食下有穀字今

本掇也補此字乃與倉微有關會下引書則重言之形容

之詞也與食穀聲豪不相涉

公羊定十四年以頓子  
倉歸釋文倉二傳作牂

矢部𧇲知矣三字以形附其爲引伸太遠矣又案𧇲下云

從矢取詞之所之如矢也上已言從矢此不當再言知此

句爲後人箋記以爲𧇲知矣三字總說非許君本文也

夏夔夔三字頭及手足皆具何以獨重足而入夂部

高部毫字以形附又虛字不當領實字

舛部舞牽二字皆以形附。但以相背字黏合之用。足相背之用。當依兩穿相背。改作兩。兩人舞則足每相背。一人之足安能相背。牽下云兩穿相背者。軸之兩端各有一穿。皆以鍵轄之。使輪不外出。故牽字分舛於上下。象鍵在軸之兩端也。段氏謂每端作兩穿。則將午貫之乎。無益於事。有損於軸。段氏不達物情。往往致誤。

木部梟字。以鳥名。而在木部。蓋磔之而懸頭於木上。且鳥字不全也。今律文梟首。雖當用梟。然所以借梟者。亦取頭在木上。非徒以聲借也。若從全鳥。則與集字同義矣。五經

文字所引半不足信不可據改又槧字從木不可解故附部末非失其舊次也

林從二木非云止有二木也取木與木連屬不絕之意也故部末有森字木不能生木上謂平林之中有翹出者則上木與下木枝葉相爲重疊尤陰森也故本部中字皆叢雜茂盛之意與木部字微別惟麓字不甚合本義焚字則從木得義以已有杌字故從林耳然不在部末者森從部首而加木與疊部首爲字者同定例當在部末也

出部末收𣦵不安而後出出非𣦵之正義也小徐乃列之

言部釋例  
卷九  
三  
糴字前非也。

兕部索字南三字皆不甚合本義。

稽部中兩字皆從稽省省則不成字而不入木部者爲其皆從尤也然兩部字皆以止爲義自可變通而合爲一許君務爲分別致此拘泥。

昌在日部而不在部末可疑似當入日部。

暱瞖否昆眩五字之義去日遠故在部末然此下猶有瞖字者其說曰日無色是日失其常也故以反對之義終焉先暱瞖等字而後瞖字猶易之游魂歸魂也其曉昕二字

則大徐誤當依小徐列於晰字下。

族矢鋒也。則是矢爲主意。似當入矢部。不知何以入𠂔部。晶部疊字。以晶從三日附。非本義也。

米部梁下云米名也。此許君拘處。禾米一義。梁自是穀名耳。乃樵字卽以爲穀。或米字係禾字之譌乎。

𣎵下云牙米也。牙乃芽之省借字。

平淮西碑。𣎵牙其間同此。

米則不能

芽而非有米不生芽也。以字在米部。故云爾也。九章筭術音義引作米牙。蓋是猶本草之麥芽也。

籒不以米作之。而字從米。古人不拘拘也。機說曰麤是其

言部 卷之  
比也。鞠則從麥矣。玉篇則作麴矣。許君蓋以籒爲古字。故不於麥部收鞠爲正文。而以籒附之也。

竊者不必米也。而云盜自中出。則非由穿窬而入。不得入穴部。家人所竊。不過米鹽凌雜物耳。故附米部。○廿古文疾。禹古文僕。與从下云兩從此。皆一類。總係後人箋記。寫者誤入。許君正文重複。而又掛漏。至爲不通。段氏不悟。力爲疏解。辯駁無事之擾也。

臼部。自直以臼爲穴。乃部首下掘地之義。如今人言窠曰。是也不入人部者。重其陷也。凶部。繼曰部。後者亦以口象。

掘地。

𦉳部𦉳字非本義故再說之曰𦉳分𦉳之意也以明其爲引伸之義。

宙下云舟與所極猶言舟車所至覆也自爲句猶言天之所覆以宀爲天也本部字皆從宀之本義而宙字獨否故在末。

𦉳部署罷置𦉳𦉳五字義皆遠𦉳之從𦉳則於象形之外別生象形之法𦉳則轉從𦉳所從之𠂔爲義二字雖與彼五字小異要皆由𦉳之用而假借之。

列文變例當以鳥部爲極而巾部卽次之。日部字必言從日。月部字必言從月。此定例也。惟鳥部字無言從鳥者。故爲極變。巾部字無一不言從巾。實則從巾之正義者。自帑至帑七字而已。幣字不能入帛部。故附此。幅幌則遠帶幘稍近。自帔至幘。大抵下垂之物。巾下垂。故從此義也。而其巾。中巾。幘。幘爲一類。帖。帙爲一類。帑。幘當與飾。幘爲類。今本次序似不合。自幘至帔。大抵以布爲之者。字形則布從巾。字義則巾從布。諸字轉從布義矣。而帑。席。幘。則又以艸爲之者也。幘與帑又各爲類。自布至帑。自爲一類。部末幘字。

已見存疑大抵種族之多莫多於此部矣

壬部惟徵字從本義望下云壬朝廷至下云壬徼幸各爲  
壬字別立訓義固已足見其意矣蓋許君於壬字先不能  
決也曰從人士矣而又曰象物出地挺生則變士爲土而  
上半直非字也大徐所謂人在土上猶是和合兩說未有  
折衷也

字與部首不合於說解見之亦是一例它部多有

量字形聲義無一不回穴者蓋失傳也既云從重省不得  
不說之曰稱輕重實則輕重屬權不屬量量本形聲字非  
從其義卽不得云省祇一日字又何由知爲量省古文從

口又將以爲何字之省乎。聞疑載疑闕之爲是。後人從爲之辭。益誣許君矣。大徐用唐韻呂張切。亦誤。案當力尙切。旣從俗分四聲。則五量乃其本義。稱量則引伸之義也。量字以周禮量人說之。約略可通其職曰掌建國之法。則從日者。所謂以土圭正日景也。又曰軍社之所里。注里居也。然則營后官量市朝道巷門渠。其各有所里。可推也。字之下半。直當是從里耳。惟餘俯仰兩曲畫不能解之。

監臨皆不從臥本義。詩天監有周。照臨下土。上帝臨女。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書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若日月之照。

臨皆天君之詞自上而臨下其形必伏故取伏意也

欠部字瓜剖豆分從本義者首二字自吹以下八字及歔歔歔歔四字猶爲近之蓋欠字從人從反气故气之類從之欠之形則張口張口則欠缺故口之事從之欠缺之事亦無不從之歎欣者气舒其字十歎歎者气歎其字九怒者气暴其字五欬欲者意中有欠缺也歎者腹中有欠缺也其字七次者品第欠也歎者事實欠也歎歔之類則直以欠爲口歎則閉口正與欠反對矣約略說之君子察焉

大抵部中字有張口意無气悟意

髟部鬢髮二字皆鬼𦣻事也。𦣻鬼者蓬其頭故入髟部。𦣻從

彡卽此意。

司從反后。后之字形向右。司之字形向左。以右爲內。左爲外。故說曰司事於外。而詞之說曰言外。是以隸之然竊意詞入言部爲宜。以詞去原意太遠也。豈許君欲特表其言外之義。故入之司部邪。鍾鼎文皆借嗣爲司。

卩。瑞信也。節竹約也。二義較然。然卩從卩。卽以節飲食爲說。蓋卩所以節制之。竹節有分畛。卽爲止而不過之意。故二字義得通也。卩部首四字爲符。卩之義卽字已難強解。

自卮以下五字皆節義矣而卮卻二字亦直以節釋之山部岫下云陬隅高山之節從山從下亦以下爲節也





勹部中字不一律首三字祇取人曲意勹雖有包裹意乃手形非人形勹勹勹勹祇取包裹意勹不從人作似欲明其在人身之中央微兼象形矣勹字乃包義之引伸勹則非人有所包乃包人之物也說解不第曰墳而曰高墳直由字形取象與勹略同也軍字有車部可入卽不入勹部矣故當以意逆志乃不致尊許而反誣許耳。軍之所以從勹車者古者車戰故從車以左傳以藩爲軍推之

知軍者卽今之所謂營盤必有管壘矧乎其外故從夕說解曰圍圍也卽此意

由部禺不入內部者以由易譌也要之禺與离萬皆全體象形不宜分之爲從某從某而說文分別部居不得不有所屬是在學者之善會耳

豸部貉乃人也段氏遂於部末是

麀在鹿部末段氏遂之有理然吾終疑之石鼓文鹿字有角麀字無角與物情合本部麀有角麤部麤亦有角皆籀文也小徐類聚篇鹿字固有角吾億許書原有角也或從

有角之鹿者列於前惟麀變爲無角故附於末邪若麟麀  
之等皆以牝訓然皆形聲字不妨從有角之鹿麀獨爲全  
體象形字故異其文也石鼓文作上有耳而無角匕  
在足閒不似今本說文匕在足下知爲象其陰形也牛部  
之牝亦猶此也唐字說曰從牝省牝字說曰匕聲似皆誤鹿象之誤以麀繫之  
可知麀一角故上作中角旁耳也鹿兩角而有岐故石  
鼓上半作小徐類聚篇上半作皆中角旁耳也  
犬部自獵以下皆非犬也

立部自孺以下皆從立引伸之義惟頤當遙於頤下蝶蜡

二字皆有所驚憊則必不能立矣與孺羸意同惟竭涸之  
從立則樹立之意於人之立相去甚遠豕部說云竭其尾  
故謂之豕據此則篆蓋本作豕今引長其尾與馬同法則與豕之短尾者不肖故負舉也者  
謂負之背而舉之也高樓無屋但作俾倪直如城上女牆  
矣則亦但見其卓立也青州多此樓

雨部需頤也本之易傳此正義也又言遇雨不進者以字  
從雨也故又引雲上于天爲證說字不得不然正不可泥  
雨生義也乃李少溫謂當作霽可謂不善讀許書矣案坎  
爲水又在上卦者爲雲在下卦者爲雨此物情也需旣雲

上于天將謂其字從雲省乎以此說字說經全無是處  
孔字在乙部者以與乙字相似者太多也甲乙之乙十二  
篇弋支切之乙於謹切之乙及之古文乙汲古改作乙皆  
與相似苟入子部則從乙之義不著

戶部收房字案戶之制爲房而設而房之制不以戶而盡  
是戶之物由房生而房之字反由戶造也似失其序惟此  
字除戶字則方字矣以方爲聲不能不在戶部矣苟如鄙  
意以方爲古旁字則可列於方部案房下云室在旁也字  
從方而以旁說之可卽此而證方之爲旁也堯典方鳩倂

功五帝本紀作旁聚布功說文述下引作旁述孱功倂下  
引作旁救倂功又可卽所引而證方之爲旁也更廣徵之  
經典則洛誥旁作穆穆迂衡釋文旁步光反葉林宗本旁  
作方校語云開寶中改作旁方施象形方告無辜白虎通  
論衡皆引作旁秦風在水一方鄭箋乃在大水之一邊大  
射儀左右曰方鄭注方出旁也周書方行天下僞孔傳以  
方爲四方案其文意似繫辭傳之旁行而不流淮南主術篇旁作方  
周禮男巫職旁招以茅杜子春注招四方之所望祭者月  
令旁磔鄭注旁磔于四方之門東京賦羣后旁戾李注旁

四方也荀子方皇周浹卽旁皇也

案下云徬徨其或體作  
徬案說文無徬字新附

遑字下見之卽徬字亦當  
是後人改蓋本作旁皇

皆可徵方之爲旁也若夫房之

取義於旁又有可徵者東京賦迺構阿房薛綜讀房爲旁

然則房之爲言旁也堂之內爲室室之左右爲房房在室

之旁也室亦用戶故曰戶牖之間謂之扃扃字亦從戶也

房別有戶以通之獨是房字說之旁字乃借義非正義上

部旁溥也卽今所謂旁溥也才部徬附行也周禮牛人職

云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鄭注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

徬是也

此就牛人言之耳牽牛者皆居其前也曲禮云效  
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苟不居其旁也

何左右之異乎。蓋牛無事時曰牽。駕車時曰徬。平地任載之車不用御者。人居牛旁驅之耳。吾鄉諺語。凡曳一輪車者。無論何畜。皆謂牽之者爲徬。吾鄉鄙人部徬近也。是所語多古言。惜爲郵學究改之。今漸少矣。謂依徬也。四旁究無專字。故竊欲以方當之。雖央下云央旁同意。旣以央爲中央。是卽以旁爲四旁。顧央從太。大者人也。則旁所從之方。亦當是人形。中央則從大。取大字之形正也。四旁從方。取方字之形側也。然旁從上從方。則上下四旁無不到之意也。若爲四旁之專字。則旁溥當爲借義。而何以爲正義。且其從上不可解矣。

門部闔闔門闔闔闔。其從門之意皆不甚了了。許說皆

以門字黏合之。頗拘。讀者不必鑿求也。

匸訓俠藏。故部中皆藏匿字。而匹字獨否。以其捲之似藏。故曰從匸八。然以入八部而取匹。夫匹婦爲義。以夫婦有別。釋八字固無不可。而其從匸不可說矣。故甯入匸部也。

弦部所統三字皆與弦無涉。皆第取絲軫

當依段氏作軫

之意。今

之絲弦以直絲爲骨。而橫絲繞纏。竟體是內外相戾也。筋弦則絞急之。是左右相戾也。故部中三字之說皆曰戾。

糸部自絮至紉皆麻冕之屬。已去絲遠。紕縠則毛織布矣。由紕爲氏羌之布。故類列耳。彝乃金器。故附於末。抑以爵

隸部列之。彝何不附米部。大徐增綴於末。非其次也。它處補字。各以類附。此不然者。殆以部中字無訓密者故邪。虫下云。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案此卽列文變例之發凡也。凡字與部首不甚合者。依此推之。而無不通矣。

𧈧部諸物不倫。而皆大腹者也。

二部竺字之外。其二皆分於上下。以見相對相當之意。𧈧𧈧蓋皆當平看。許說𧈧之二曰天地。說𧈧𧈧之二曰上下。似豎看者。蓋據字形。非論字義也。𧈧之二兩頭有事也。

勢須兼顧則當亟亟之二則兩岸也自此達彼是有恆也  
亘之二兩地有物也未知的在何處故往來求之也亘字  
訓厚者一加一爲二加倍故厚也惟凡字其內則一其外  
似乃而曰從二從古文及說之者多不確當闕之又恆字  
似當隸心部從心從亘亘亦聲當問之

土部圭從重土與圭從之土同意諸侯寶圭地也雖古文  
作珪亦可隸玉部而附篆文圭於下然以圭爲重之意不  
見且圭字之作當先於珪故不然也

里部釐先野後當依玉篇乙轉之釐字從里之意遠

官字入自部故說之曰自猶衆也然其說字形也先云從  
宀而后云從自然則何不入宀部且宦仕也守守官也固  
皆與官同意而在宀部矣亦有臣寸部首可附也且申自  
猶衆也之說曰此與師同意乃師亦入巾部不入自部也  
吾究無以窺許君之意似是從自難說則甯入其部耳  
宀雖非虛字然一節之形也而所轄之字則爲蟲爲獸是  
以虛字領實字也爲例之大變。本部似當用鳥部例一  
切不言從宀案其字體皆全體象形字也卽如萬字稍引  
長之則蠍之全形也且萬禹禹說皆曰蟲也蟲之迹豈能

如獸足乎。本部次序惟禽離可依說文其它當依玉篇禽離承部首獸字言之萬禹蟲也次之鷩怪物也附於末。鷩玉篇作鷩以鷩從𠂔推之似當然說文之譌久矣惟依玉篇少得其仿佛耳。鷩下云北方謂之土螻從肉象形是謂鷩象形也其中之𠂔以鷩字例推之當是其首兩曰是何物乎山海經昆侖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與說文食人之說合土螻之名合惟如羊與如人不合然亦名梟羊蓋卽一物也然則兩曰蓋象四角或本作𧈧作篆者整齊之耳如謂角不當三岐則萬

之(斗)卽蠍之前足本似蟹螯而篆亦作三岐也

𣪠從希之籀文而在希部疏從去之古文而在去部它部無之如人儿大力皆分收也

斗以斗斛爲正義酒斗水斗羹斗爲借義金部之𣪠乃酒器之正字而斗部中字則諸斗皆有之諸斗雖有大小之分其有魁容物有杓可執皆同卽北斗南斗揣之如古斗無柄何從取象以名星乎惟此部列字頗失次似當以斛

斛說曰量也乃

斛居首皆器名也以料

說曰量也乃料

斜𣪠料斛次之皆用斗之事也以斛次之斗之引伸義也

以斛斛次之此酒斗與挹酒事也以魁次之羹斗也以幹  
次之蠡瓢也是水斗之類也而以升終焉以斗十分之也  
說文列字通例大率如此。酒斗亦有柄毛傳大斗長三  
尺是也。士冠禮注勺尊斗今本所以斛酒也是謂酒斗  
少牢禮罍水有料所以斛水也是謂水斗宣六年公羊傳  
膳宰熊蹯不孰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是謂羹斗